

孙未随笔·异乡故事

我的双足 渴望远方

2

孙未一著

中西書局

我的双足 渴望远方

孙未随笔·异乡故事

孙未一著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的双足渴望远方 / 孙未著. — 上海: 中西书局,

2018.1

ISBN 978-7-5475-1384-2

I. ①我… II. ①孙…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47.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06498 号

总策划: 李新立
责任编辑: 章文杰 王 威
装帧设计: 南房间

联合支持: 上海市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

上海市新闻出版工会

水墨柔印: 上海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柔版支持: 杜邦先进印刷部

AR 支持: 上海同昆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视频制作: 上海犹水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同昆
TONEKING | DIGITAL PRINTING

我的双足渴望远方

孙未 / 著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中西书局 (www.zxpress.com.cn)

地址: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200040)

总发行: 上海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毫米 1 / 32 印张: 6 字数: 80 000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978-7-5475-1384-2/I.168

定价: 24.9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T: 021-66027717

作家孙未的旅行笔记与沿途故事。

云南古镇的隐士、阳朔的冒险家、巴黎的子爵夫人、爱尔兰的武装组织、上海的外科医生、安徽的挑山人、内蒙的手艺匠、新疆边境的士兵、北京的摄影师，还有乌有乡的酒馆……关于这些异乡的传奇小故事，孙未这么说：

“不断走下去的漫长旅程中，没有归途的时间长河中，总会遇见数不清的奇人轶事，需要我短暂停留，把他们记录下来。渐渐地，我忘记了这些人曾经身处的时间和地区，他们留在我的故事里，一起生活着，建起了乌有乡。

“那些可爱的人，希望今生还有缘分相见。”

作者简介

孙未，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英国霍松丹学者奖金获得者、丹麦黑尔国际写作计划成员、爱尔兰科克驻市作家、匈牙利佩奇驻市作家、瑞典波罗的海文学中心驻会作家、拉脱维亚文斯皮尔兹文学中心驻会作家、罗马尼亚多瑙河挈达特文化中心驻会作家、爱尔兰利默里克文化城市年访问作家、瑞士弗兰兹艾德玛雅学者奖金获得者、美国爱荷华大学交换项目访问作家。

已出版书籍 18 部，包括长篇小说《岁月有张凶手的脸》《单身太久会被杀掉的》《熊的自白书》《寻花》《我爱德赛洛》等，孙未金钱系列小说《豪门季》《爱欲季》《钱美丽》《富人秀》《奢华秀》等，随笔集《女性主义者的饭票》等，以及心理学评论集《我们这个时代的病》《我们这个时代的爱》等。另在重要文学期刊发表

《深雪养老院》《瓶中人》《大地尽头》等长篇小说，《镜子》《愿同尘与灰》《夜行人》《好运气》《两岸》《养鹰人》《谁在谁的房间》等中短篇小说，《卡斯塔里》《蓝湖庄园历险记》等非虚构作品计40余部。作品获第九届、第六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上海文学奖等多个奖项，小说《熊的自白书》《点火》《次子》《告别》等被译成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保加利亚语、匈牙利语、拉脱维亚语等多种文字在欧美地区出版与发表，并有多部作品与国内外影视公司签约。

孙未被称为中国都市中产写作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她的文字总会直抵人心深处——那些暗夜中的理想、阳光下的罪恶、人性幽微中的光芒。

个人网站：www.sunweiwriter.com

目录

- 001 乌有乡
- 006 肋骨
- 011 采摘石花的人
- 014 隐士侯爷爷
- 017 美院教师刘德华
- 020 卖花妹
- 023 烤串阿婆
- 026 兄弟

动物摄像师 029

喂猫人 032

持家太太 035

残废 038

次子 044

猫 051

母亲 057

一口好锅 061

野蛮人 066

子爵夫人 071

旅住 075

081 爱尔兰的葬礼

088 托马斯先生和美术馆

094 父亲

099 遇见肖恩

104 每个人都是一支风笛

109 二十七岁

113 核桃

118 花儿还在花儿里开放

123 毡子的心

127 永生

一个人的舞蹈 131

面无表情 136

靠近 140

除夕 149

小寒 156

清明 163

惊蛰 170

酒吧老板 177

最大的雨 180

乌有乡

西藏

那么多人往玛尼堆上垒石头，祈祷来世托生在离神山最近的地方，既然如此，为什么这辈要离开这里呢。

赵焱推开车门一步跨出来的时候，觉得脚踝有点不利索，开车太久，腿脚都有点肿胀了。这是自驾游的第七天，还是第八天？在成都租的车，就这样一路开上高原，这究竟是他被久困在办公室时的终极梦想，还是一种自虐，他不知道。因为从这些天的状况来看，可能更接近后者。

没有像样的宾馆，洁具没有品牌，席梦思

有气味。没有可口的食物，进了藏区之后最好的餐饭就是川菜，只有川菜，不是鲜甜麻辣，而是碱咸的干辣，宁缺毋滥，他已经瘦了一圈。山啊树啊，荒凉和赶路的车啊，偶尔看见一些风马旗在某些高海拔的标志牌附近飘扬，这就叫风景了吗？到了这两天，他几乎怀疑，他三年没休假，好不容易凑了年假和调休，巴巴地跑这儿来做什么？

有人来招呼他。到处都是这样招徕生意的当地人，他习惯了。这回是一支马队，载游客的，他本来就想去恬村看看，于是交了钱就骑上了骡子。

路非常窄，越来越陡，骡子绕着八字走，树枝拍打着他的腿和背，很疼，愈走愈黑。他正悔得想喊停调头回去，忽然间，眼前一片开阔。那是苍翠的树木织成的穹顶，晶莹的阳光闪闪烁烁，蕨类植物是奢华的地毯，渐宽渐缓的路上鲜花开遍。

远处，他望见远处就是达瓦雪山，银雪覆盖的山际云雾环绕，湿润的道路没入群山的环抱，细小的村庄从山脊中慢慢浮现，静谧的炊烟袅袅融化在雾气中，仿佛那些人是生活在这洁净的天空中。这时候，他才注意到为他牵骡子的那个脚夫，那是个孩子，才十四五岁的样

子，正一手牵绳，一手拿着树枝拍打着沿途的树干玩儿。

他注意到他，是因为歌声。步入这片土地之后，孩子开始唱歌，起初他听不懂的一些，像是当地的藏语歌，他只听到那声音有如一只云雀穿过丛丛枝叶，笔直地插入天空，随即舒展翅羽自由盘旋，忽起、忽落、忽纵、忽敛，像是一场欢乐而自豪的游戏。

我到了！赵淼这一刻想要大喊一声。这就是自己想要到达的地方啊，一直一直在心里有这么一个模糊的念头，当他坐在办公室里电话铃此起彼伏，邮件往来不绝叮咚作响，会议首尾相连，应酬永无休止，他想要逃走，走得远远的，逃去一个能够让内心真正获得片刻宁静和安详的地方——那地方不就是这样吗？

他正陶醉在这神山的情境中，忽然，这孩子竟然唱起了流行歌曲，就是他平时在餐厅、酒吧和卡拉OK里听惯的那些，唱得惟妙惟肖，跟原唱没什么差别，甚至，他觉得某些地方演绎得比原唱还精彩多倍。一个天才，他想，如果这孩子生在城里，现在恐怕早就从选秀节目中脱颖而出，红遍了大半个中国也说不定。可惜。

你简直是个歌星。他想着，就这么对孩子

说了出来。

孩子回头，笑笑，说，不止你一个人，数不清的人说过。

他就这么和孩子聊了起来。孩子并不怕生，讲故事一样开始说那些游客的事——那些人还说过带我出去，到外面去做真的歌星呢。每一年都有好多人这么说，还留了我的地址，也给我留下电话，可是走了以后就没消息了。一年又一年，不知有多少人这么说过。

赵焱说，你在这里确实可惜了。

孩子激动地答，是啊，不知有多少人这么说过啦。可是没有人回来接我。我真想到外面去上学，唱歌，做歌星，听说会有星星一样多的人一起听我的歌，为我鼓掌。我真的很想啊！可是一年又一年，我还在这儿牵骡子。

赵焱听着，觉得有点生气。那些游客太不负责任了，说到就应该做到，不然就不要胡乱许诺，反而让孩子伤心。他想，他会做点什么的。

两个小时以后，骡子到了恬村。雪山的雾气轻抚他的面颊。他不由自主虔诚地在村口的玛尼堆上添了一块石头。一边观赏着沿途的美景，他随着孩子来到了家中，他记得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他在屋后找到了正在锄地的女人，孩子的母亲。他说，我想资助这个

孩子到拉萨念书，我每年把钱汇过来好吗？

那个女人抬起头，捋了一把汗，笑笑说，为什么要到拉萨念书，这里不好吗？

这不是他想象中的反应，他愣了一下。

女人说，那么多人来这里旅游，那么多人往玛尼堆上垒石头，祈祷来世托生在离神山最近的地方，既然这样，为什么这辈子要离开这里呢？

肋骨

上海

那把水果刀，无声无息地插在他的左胸，非常准确，第三肋和第四肋之间，斜四十五度向上，正入心脏。

空气中浸透着玉兰花的香气，白大褂像五月的云，隔三岔五地，在校园里飘过。并不是每个人都憧憬着穿上白大褂的将来，学业繁重漫长，无止境地住院值班，之后还是无止境地死亡和病床之间与魔鬼交战，直到发白如袍。

那一阵，医药公司的利润胜过石油巨头，同学们都在计算着毕业后从商，有的已经去礼来、葛兰氏之类的企业实习，有的干脆懒得熬

到毕业，中途退学。

班里有个客座教授，是教学医院的胸外科主任，姓叶，眼神锐利，手指细长有力，人也如手指一般瘦长，头发花白，不苟言笑，特别擅长高难度的肺癌手术，是胸外科手术的“第一把刀”。对于这一批学生心不在焉的状况，他深恶痛绝，当场拍讲台骂过，给过零分，只有一个学生博他的赞赏，那就是林伟雄。

林伟雄天资并不高，叶主任讲课时曾说过一句话，优秀的胸外科医生必须精熟人体的骨骼结构，闭着眼睛也能知道病人肋骨的位置。林伟雄从此就摸肋骨上了瘾，医学院至今传颂着他抱着骷髅模型睡了整整一年的笑谈。同学们都说，看林伟雄向学的劲头，就知道什么叫做疯魔。

也许在年轻的时候，每个人都曾怀抱着治愈这个世界的激情，只是有的人把这归诸心愿，有的人则用毕生身体力行。

毕业后，林伟雄被分配到叶主任的科室。他们时常彻夜在病房处理紧急状况，短睡半个小时，又精神抖擞地迈入清晨的手术室。一个复杂的手术，往往会穿过万物倦怠的中午，直至傍晚。连续站立八到十个小时，更不用说必须时刻聚精会神，从死神的权杖下夺回病人呼